

全歼冯夷惠匪部纪实

梁 游

八万桥之战，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左江地区打的一次漂亮仗。这一仗，由于我左江工委充分发动了当地群众，迅速集结了地方武装，抓住有利的战斗时机，因而一举全歼了气焰嚣张的盘踞在左江一带的五县联防主任冯夷惠匪帮，为胜利地迎接解放大军入桂，促进左江地区的全部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仗，无疑在左江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在我个人的工作经历中，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那是一九四九年夏天，在大军渡江南下，即将长驱入桂的大好形势推动下，左江工委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于农历五月二十九日赶跑了伪养利县江荣治部，首次解放了养利县城。可是，敌人并不甘心于失败，以五县联防主任冯夷惠为首的反革命武装，马上纠集了四百多人枪，于农历六月十四日，气势汹汹地向我养利进犯，妄图反扑。冯匪把兵力布防于天宝乡上段的大岭、那逐、那巴、砚田、下活、逐龙、那阳、那弄等九个村屯，以那阳为中心，战线扩展七华里，控制了交通要道。在敌人看来，主要是向西进击我已解放的养利城，夺回县城。如若不测，他又可东退，固守于那巴据点或他的老巢天宝乡下段偶村一带。再则万一需要南逃，还可

迅速取道榄圩、驮芦，靠着左江可向南宁逃跑，北靠可盘踞同正、万承一带山地与我顽抗。真是老谋深算，进退有度。匪徒凭着其本地恶霸又熟悉地方，因而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而我们当时在当地只有天宝乡第六连，几十人枪，如何是好？我当时任左江工委副书记，正在恩城开展工作，六连李贵才接到敌情后，即刻前来找我汇报。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的紧急情况，我当即派人赶往养利县城，命令驻城独立营马上升到天宝乡迫钦以便汇合；然后，我率一部份地方武装到逐钦找左江支队第三团，偕三团政委甘苦、团长王平等同志共商歼灭这股敌人，时值夏季，雷雨交加，山洪暴涨，泥泞路滑。战士们集中时荷枪实弹，翻山越涧，苦不堪言。当队伍赶到逐钦会师时，已半夜十一点多钟。急行军后的同志们，个个浑身湿透，又冻又饿，饥肠咕噜。但战斗情绪很饱满，他们说：“为了消灭敌人，迎接解放，再苦也心甘，再累也顶得！”当年战士们前来请战的动人情景依然记忆犹新，他们的豪言壮语仿佛还在耳际回响。我即传令地方群众为部队做饭，作好战前准备工作。那是一个多么难忘的夜晚啊！小小的逐钦屯，当时只有十八户人家，却要负担一个团加一个独立营几百人的伙食，多么不容易！可是，人民群众，受过党的教育、经过农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特别是妇女同志积极带动地方群众筹粮做饭，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象亲人一样接待了部队的同志。他们一听到队伍开来打冯匪，都兴高彩烈。家家户户，男女老幼，都出来拥军，拿米拿柴，献盐献油，吃饭问题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当时一方已和三团政委甘苦，团长王平、副团长黄抗，一营长陈秀东、养利县工委书记黄健天、工委委员赵乃福、独立营营长廖

起、万承县特支书记陈玉以及本地武工队干部和本地干部李贵才、李奇才，李村等二、三十个同志，在逐钦小学开紧急会议，商量战斗布置问题。我要求大家保守秘密严加封锁消息。我们围坐在一盏昏暗的油灯前，大家的情绪激动而又镇静。我首先征询同志们：“这仗能不能打？！我们应该怎样打？”接着，大家便畅所欲言，认真而详细地分析了敌我形势，了解了敌人的布防情况，本地干部又介绍了地形路线等。经过充分讨论，大家下定决心：都说要打！而且要全歼敌人！会议决定由天宝乡武功队作响导，分四路兵马进击敌人：第一路，我和甘苦、王平、陈玉率领三团和陈秀东这个营越过逐钦河、直插桑村主攻八万桥；第二路，由黄健天，廖起、吴桂南率领，带三团一营一个连和养利独立营两个连沿榄圩、养利公路埋伏那弄山脚，切断敌往榄圩、养利公路退路；第三路，由黄抗率领，带三团一营绕道逐龙后山，迂回至逐掌、才屯一带，包抄敌后，以截堵敌人退路；第四路，则由李奇才率领，带一个连绕过物华乡弄豆村赶至叫当，然后登上新华村头高地，以防邻敌韦高振匪部增援冯匪时，给予狙击。我要求务必在拂晓前赶到所指定地点。布署完毕，已是凌晨四点。大家虽一夜困顿未眠，但毫无倦意。军令一下，各路兵马闻风而动，火速开往战斗地点去了。

逐钦的夜，雾气很浓。战士们虽然得到群众的帮助，吃饱了饭，但要在拂晓之前的数十分钟内，完成对敌人的大包围，又是多么不简单啊！行程近者，要跑七、八里，远者则要跑十多里，天黑路远，山高路滑，而我们的战士，为了消灭敌人，迎接黎明，终于以顽强的毅力和旺盛的斗志克服千难万险，都按时赶到了预定的前沿阵地，胜利地完成了对冯

匪方园七里的大包围。

六月十六日的黎明很快到来了。战士们埋伏在杂草丛中迎来了东方天边的鱼肚白。我一路军的机枪手，瞄准了八万桥头的敌垒，右手摸着板机，战士们曾磨拳擦掌期待的一刻终于到来了。“打！”一声令下，“冬冬冬……轰轰轰……”天宝的河在怒吼，天宝的山在摇动，愤怒的子弹带着火焰飞向敌阵，一时间，四面枪炮齐鸣，火光冲天，围歼冯夷惠匪部的八万桥之战打响了！

敌人在酣梦惊醒，火光中看见他们惊恐万状，有的抱头鼠窜，有的仓促应战，住在河边的急得往河里就跳，住在田边的竟往田沟里跑去……真是哭爹叫妈，狼狈不堪。不到十五分钟陈秀东同志带领突击队消灭了一排守桥之敌，冲过了八万桥，占领了这个敌人的主要据点那扬，然后象赶鸭子一样，把敌人压缩到匪踞点那巴附近。我二路军沿着公路扫荡敌人，亦势如破竹。当敌人发现被包围时，妄图夺大岭独山后退，但遭到黄抗他们的阻击，走投无路，有的又跑了回来，有如关门打狗，奇兵天降，不可一世的地头蛇冯匪也无法招架。我们乘胜歼击敌人，陷入烂沟田中的匪徒，不是被击毙，就是被生擒，许多连衣衫都未及穿着，就从村中逃窜出来。当我们追敌至那巴时，遇到敌人负隅顽抗，因为那是匪司令部所在。我们便集中火力打击顽抗之敌，很快地也把他们解决了。扫射过后，只见顽抗之敌尸，横七竖八地倒在村头岩边树下，约有七、八十具。而田角溪边，到处充积着敌人的血污。“擒贼先擒王”，我们赶紧冲入那巴村去，搜捕匪首。但追至匪巢一看，却空空如也，无影无踪。冯夷惠未被击毙，逃到哪里去了呢？这时村前押来了一个小匪，据群

众揭发，他就是冯夷惠的警卫。我当即对他进行教育，讲明政策，他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既然警卫员在此，料冯匪逃也不远。便传令战士们搜捕。一会儿，前面战士回报，说村边山脚发现一匹大红马。我心里明白，便逼问小匪徒，他只好供认那是冯匪的坐骑，冯匪就躲在后山上。我们即刻赶到山脚前，并命机枪手先朝山腰扫射一梭子弹。然后对山上喊话说：“投降不杀！”“下来不杀！”“如不下来投降，则送你冯夷惠上天！”机枪手正欲扣动板机，再来一梭子弹时，只闻山腰岩穴处，传出颤抖的求饶声。循声寻去，只见草丛中渐渐露出一个鬼头，打抖的双手，也随之慢慢举了起来。这便是称霸左江的地头蛇、匪首冯夷惠。他拉着一副哭丧的脸，拖着一条流血的腿，一蹶一蹶地走下山来，就擒被缚，成了这次战役最大的战利品！

我军四路兵马，仅用一个多小时，胜利地完成了预期的战斗任务，全歼了冯匪，活捉了冯夷惠匪首及伪县参议长李启馨，击毙匪徒约一二百人，俘虏二百人，缴获敌人长短枪三百多枝以及一批军用物资。我方只牺牲了原独立营指导员李贵才同志，另一个是三团班长阿飞同志伤了眼睛和县独立营的一同志名叫黄金鑫。我们以最小的伤亡赢得了比较大的胜利。

这就是我们所经历过的八万桥之战。这是我党在左江地区以自己的武装打击敌人战功最显著的一战。这一仗全歼了冯夷惠匪部，有力地动摇了左江地区的反革命营垒，使邻近之敌，闻风丧胆，惊恐万状。左江工委在没有友军支援的情况下，首次解放养利县城之后，又一举全歼了冯匪，这为迎接大军入桂解放广西，作了我们应做的一份工作。而这份工

作之所以能做好，是和党的群众路线分不开的。没有群众路线，不扎扎实实地发动群众，做好农运工作，争取农民的支持，是绝对打不胜这一仗的。八万桥全歼冯夷惠匪部的战斗生活令我难忘，而左江人民对革命战争的赤胆忠心和全力支援也同样值得我们永远记怀。

（吕孟禧整理）

附注：冯夷惠的父亲冯飞龙是左江一带的大土匪头子，曾投机参加过红八军，后反水的。

一弹不发收缴李显廷五十多人枪

黄洪波

一九四九年，伟大的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阶段。年初，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之后，又步步逼近长江天险。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落荒南逃。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四大家族的末日已为期不远。

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全中国，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在三省交界频频出击，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地方守敌，游勇兵痞土匪等反动武装，展开了积极的进攻。

四月的一天晚上，为了收缴平而地方反动武装李显廷的五十多人枪，我左江支队凭祥县大队的两个连（实际上只有一百多人，一挺轻机枪），在凭祥县工委书记林富廷的率领下，从龙州鸭水滩附近的我革命根据地——上降那荷的廷

扣（土话）出发，冒雨连夜向平而进发。

李显廷何许人？他是平而（当时归龙州县管辖）街地方反动武装的头目。他手下的五十多人，全是些国民党走散的别动队兵痞、游勇和土匪，个个久经沙场，老奸巨滑，战斗力比一般的土匪还要强。他们常常成群结队出入中越边境，打家劫舍、偷牛盗马、强拉妇女去贩卖等坑害中越边民的勾当。

国民党平而对汛署的守敌撤走时，怕他们受我所用，便以发饷为饵想利用他们与我作对。他们呢，不但收了国民党的饷赏，还想吃多头，又与越南的法军有联系，有时也受法军利用。

这支“独立”反动地方武装，在特殊情况下可敌可我。如果真的被敌人拉过去，的确对我们很不利。为此，我们曾通过关系，几次去信给李显廷，劝他们向人民投诚。但他们均以为手中有枪，居高据险，把我们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鸭背水。因此，我左江支队才决定指示凭祥大队，就近用武力软硬兼施包围他们，收缴他们的人枪为我们所用。

当我们摸黑踏着泥泞的路，赶到平而附近的宋城（土话）、摸律（土话）村时，第一轮鸡啼了。当地群众和民兵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有的烧火给我们烤，有的煮糖粥给我们吃，并派出人去为我们打探平而方面的敌情。我们休息了一会，便取道茶老（土话）向平而赶去。

天亮前，我们切断了所有通向平而的电话线，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平而街的出口——板约（土话）平而对汛署（对汛署的守敌已撤走了），以及平而关后面的炮台。又渡河包围了他们有两挺机枪扼守的一座对平而街威胁最大的高

山哨所。

天亮后，我们向李显廷他们展开了政治攻势。我宣传员列举了我南下大军势如破竹、锐不可挡，蒋家王朝就要全面崩溃的革命形势。指出他们的唯一出路只有向人民投诚。劝他们马上派人同我们谈判。

但他们不肯和我们谈判。不得已，我们只好派人摸入平而街，捉来了他们的几个家属，要她们向她们的丈夫们对话，来同我们谈判。这一手真灵，果然把他们镇住了，终于答应在平而街李显廷家和我们谈判。

当林富廷、李春和我带着几个警卫人员，一踏入平而街李显廷家的门槛时，牛高马大的李显廷背着驳壳枪，挺立在几个手持钢枪鼓眉凸眼的手下当中，如临大敌。李显廷先发制人地高声冲我们怒喊：“你们事前不同我们联系，就突然来了，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我们劝你们向人民投诚已不仅是今天了。这，你们是心中有数。今日我们不打招呼就仓促赶来是事出有因。因为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情报，国民党的一支人马要在一两天内来消灭你们。你们也知道，我们一进来并不想对你们干什么。如想，亦不留到今日了。我们只希望你们能起义过来为人民做些事，不要成为人民和历史的罪人。我又对他们讲了一下全国及我们广西左江各地的革命形势，说：“整个左江已在我们左江支队的掌握之中，你们现在的唯一出路只有向人民投诚！”

开始，李显廷半信半疑，不听我们的劝告，并威胁我们：“要打起来，你们就别想再走出平而街！”林富廷同志坦然地正告他们说：“打，是对你们不利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怕打，更不怕死。怕打怕死今日就不来了！”

李显廷见势不妙软了下来，但仍然坚持他们“受编不受调”的态度。我们说：“你们这样是不行的，没有诚意的，我们决不能接受！”李显廷见我们这样强硬，彻底软了，同意率队起义向我们投诚。

为了确保收编任务既顺利又安全地完成，我们又向李显廷提出约法三章：“第一，起义投诚前要先将所有枪支的枪机拆卸下来，派人送给我们清点。第二，子弹要装好成箱，枪支要扎好成捆，摆在平而街上让我们验收。第三，出来投诚的人员一律要高举双手。”这三项条件李显廷他们都接受了，当即率队向我们投诚。

就这样，一弹不发，我们就收缴了他们五十多支步枪，法制轻机枪二挺，以及一大批弹药。

收缴完成后，李显廷他们还杀猪宴请我们。我们召开了平而群众及起义官兵大会，宣传革命形势和我党政策，对起义投诚官兵明确交待：愿意革命的我们欢迎他们留下来，不愿意的我们发路费送他们回家，只要他们不再与人民为敌就好了。

会后，我们开怀饱餐了一顿，这才背起收缴的枪支弹药，唱着歌，昂首阔步，在一片热烈的欢送掌声中，胜利地走出平而街，向我根据地凯旋而去。

龙州县解放战争妇运概况

宋汉生

一九四二年，广西桂系国民党反动派在桂林制造了逮捕中共广西省委领导的“七·九”事件。次年初，又在南宁发生了破坏中共广西地下党组织的“一·一五”事件，受这股反共浪潮的波及，各地党组织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我广西地下党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把南宁的一批党员撤退到平孟（今那坡县）一带，成立了中共左江上游特支。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共左江上游特支派梁游同志到龙州县（时名为龙津县）开辟农村工作，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妇女会，发动群众，为准备武装起义积蓄力量。

是年十月，梁游培养发展了潘大琪，黄容清加入中共党组织，并利用当地民俗“兰友会”这种民间组织的传统形式，成立了第一批以反“三征”（反征兵、征税、征粮）求解放为革命宗旨的秘密农会。在发展农会中，梁游同志注意到家家户户有妇女，是革命不可缺少的力量。而且，早在大革命、红八军时期，这里的妇女就有参加革命的光荣传统，加之壮族妇女勤劳勇敢，引导她们走上革命道路，农会才能巩固，革命力量才能壮大。于是党组织指定由熟悉当地情况

的党员潘大琪去串联发动妇女工作。潘大琪同志根据建立农会的经验，利用当地妇女有自发组织“十姐妹”的习惯，以“姐妹会”的形式发动和组织妇女会。当时尚无妇女干部，就通过农会会员去串联发动自己的姐妹。潘大琪同志首先通过河渡村农会会员谭荣辉去串联教育其妹谭丹，要她找一帮穷姐妹来结拜“十姐妹”，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不受人欺侮。但谭丹认为自己年轻，讲话没人听，不敢去组织。她推荐一个叫姐权（黄权）的女青年，她家系贫农，年纪较大，讲话有威信，是村中女青年的公认领袖，由她去串联组织较好。潘大琪和谭荣辉兄妹又去对姐权进行思想动员教育工作，得她同意，就商量提出了第一批人的名单：姐权（黄权）、谭丹、姐万（万志诚）、姐刁（黄秀元）、赵海啸（赵程）、雷永和、姑二（卢小荣）。并决定由姐权和谭丹分头去做她们的思想发动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工作后，这七个妇女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潘大琪、谭荣辉、黄容清便带领这七个妇女集中到河渡村后背山“巴逐通”（地名）的母美岩开会。由潘大琪主持会议，先讲了妇女组织起来的意义，七名妇女表示愿意参加姐妹会后，就举行结盟宣誓。潘大琪领读誓词：“我自愿参加姐妹会，团结一心，反对封建，反对压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入会后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变心，如有反心，死如杀鸡，灭如香烛。”誓毕。大家推选姐权为大姐（会长），并研究部署姐妹会的活动和制度：每人每月要交会费，每月开一次会，内容主要讲国内外的革命形势，提高妇女政治思想觉悟，扩大妇女组织；检查各人执行纪律情况，特别是保密情况。解放战争前夕龙州县第一个妇女会就在河

渡建立起来了。

河渡妇女会组织起来后，党组织很注重教育提高妇女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首先从举办妇女识字班入手，以布局中心校的名义在河渡村办了夜读班，除妇女会员外，动员村中妇女参加。派潘古同志任教师，他根据当地妇女多是文盲的情况，由浅入深的自编教材，如以“人”字为题，把阶级教育，男女平等的内容结合到课文中，启发提高妇女的尊严和阶级斗争的觉悟。夜读班坚持到日本投降为止。同时每月开一次的姐妹会，由潘大琪同志向会员讲解妇女受压迫根源和共产党领导革命，解放妇女的道路。通过长期的宣传教育，逐步提高了妇女的政治思想觉悟。在此期间，河渡妇女会组织耕种“互助田”，她们向地主租了五亩田，集体耕种，收获粮食，除交租外，余留作妇女会福利基金，专为解决姐妹困难之用。为支持当时准备武装起义的武装基干队的训练，她们曾把积存的两千斤谷子送给武基队。平时，妇女会注意培养发展新的妇女会员。一九四五年四月又发展了第二批会员，有黄清、卢英、杨芬、赵海涛、农月英、卢青、黄凤英、梁美堂等妇女入会，此后，邻近的农招、板诺、那城、板花、板吉等村屯也相继成立了妇女会，会员五、六十人。与此同时，中共党员蒙家麟同志在原上金县武德区组织黄莲、黄葵、李曼等人也参加了妇女工作。

一九四七年初，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内战，为维持其反动统治，严密控制运往山区的经济物资。我地下党的领导就把进城联系取情报，运输物资的任务，交由妇女会员来担当。如黄清、赵程、万志诚、黄权、卢英等女同志曾以赶集为掩护，把信件传单送到龙州城内，并把情

报取回来，还巧妙地伪装越过敌人的岗哨，把布匹、毛巾和盐等物资运到山区的革命据点，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为适应我党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共左江工委决定组建妇女队，担当地方武装部队的后勤工作。一九四七年四月，从下冻地区妇女会中抽调一批骨干，在越南那扣屯成立了妇女队。黄清任队长，容沙任指导员，共有队员三十二人；同时，为了扩大妇女的革命力量，党组织注意发动城镇的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列。在大青山起义前夕，通过地下党的秘密串连，住在龙州城内的潘柏、许桂馨、叶翠琼、邓燕等女同志，毅然离开城镇家庭，奔赴革命游击根据地，参与革命斗争。

一九四七年八月，龙州大青山武装起义后，左江革命力量迅速发展，敌人妄想扑灭正在左江蔓延的革命烈火，以重兵压境，对我板吉、河渡等游击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我军采取迂回的游击战术，避开敌之锋芒，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确保部队的后勤给养，妇女队的领导容沙、黄清带领队员杨芬、赵程、黄权、谭丹等女同志，在敌人炮火轰击的情况下，在河渡村中坚持柏米，直至敌逼近村头，她们才把粮食运上山给部队。在反扫荡的战斗中，有一次，在河渡村的黄容清同志把情报交给黄清，叫她立即送到在板吉村指挥作战的中共左江工委书记黄嘉同志，黄清和谭丹接受任务后，当即摸黑走夜路，及时把情报送到目的地，使部队从容地掩护群众转移。是年秋，我地下经济组有一批火油、布匹需从凭祥运往我军据点，这段山路崎岖难行，且要通过法国殖民军的严密岗哨，十分危险。黄清、罗虹等九名女同志接受任务后，不畏劳苦艰险，连续跋涉几天，胜利地把这批货

物挑到了目的地，然后，又秘密地把一批炸药送到我军地下兵工厂。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一九四八年初，党组织又把妇女会员和妇女队员分配到各地去，配合武工队做开辟新区和巩固老区的工作，一些同志分配到左江主力大队做护士。在此期间，许多妇女同志在工作斗争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是年夏，为了及时把我党的方针、政策、指示传送到各游击据点，左江工委和部队在中越边境的越南高平省板灶（地名）设立联络站，由张毅、潘柏、叶翠琼、许桂馨等几个女同志负责联络传送情报。在此期间，她们曾护理转移过部队伤病员及根据地的群众，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为配合大军南下，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我游击队到处打击敌伪地方政权及反动武装。是年六月十五日，左江部队和越南友军联合行动，攻打国民党水口对汛署驻军，黄清、邓燕、卢英、黎翠、谢少君、潘振（黄屏）、李曼、方克、黎斌、古琼凡（戈奇）、万志诚等妇女干部奉命担负战时后勤工作，任务艰巨。战前，她们即深入游击区各村屯发动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把妇女及时组织起来，投入筹备粮、油、盐、柴等物资。缝枕头，扎担架，准备后方医疗站。仅半个月，发动了水罗区六十多个村屯的妇女上千人参加支前，其中直接参战支前工作就达三、四百人，筹备得粮食达五万多斤，以及大量黄豆、绿豆、饭豆还有堆积如山的木柴。为适应战时需要，她们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妇女约二百人编成三个组，一组护理伤员，一组运送弹药、饭菜，一组是炊事班，专煮饭烧开水。战斗打响后，各组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运输组的妇女

及时把弹药、饭菜送上前线；伤员抬下来后，护理组的妇女细心护理，包扎伤口。水口、独山之战，由于我军侦察、指挥、协作好，取得了辉煌战果；全歼敌一个营，毙伤敌七十多人，俘敌一百多人，缴获各种轻重武器七十多件，弹药一批。这一胜利成果，也凝结着支前妇女们的血汗功劳。大批妇女在此斗争中锻炼成长。在水罗区工委的领导下，经黄清、卢英、邓燕等十多名妇女干部的串联发动，水罗区大部分村屯均成立了妇女会，约有五十个，会员达四百多名。与此同时，杨芬、赵程和黄莲、黄奎分别在下冻、武德、金龙区发展大批妇女会员。

一九四九年底，在迎接南下解放大军的支前中，在妇女干部的带动下，龙州县妇女会员用自己织的布，日夜赶制结实美观的新布鞋慰劳部队。仅水罗区就筹集五百三十多双新布鞋，武德区妇女会员筹集了二百多双新布鞋，直接送到左江部队。为了筹集粮食支援部队，与敌抢收粮食，黄清、潘振（黄屏）组织二十多个妇女，在武装民兵的掩护下，与水口之敌抢收粮食，敌扫射探照灯，她们就在田里埋伏下来，灯熄了她们又抢收割。在下冻的杨芬、赵程、黄凤英等也组织了一千多名妇女，采取象水罗区办法，与敌抢收粮食。这两地抢收共得粮食五万多斤支援部队。

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龙州县的妇女干部在斗争烈火中锻炼成长，先后有黄清、杨芬、赵程、潘柏、卢英、邓燕，黎斌、万志诚、黎翠、谢少君、方克等同志，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黄清、赵程还参加了区、乡党委的领导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的龙州妇女们，在妇运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

历史文化名城龙州

李白凤

一、地理位置

龙州位于广西西南部，地处左江上游，北回归线以南，南起北纬 $22^{\circ}7'$ ，北止北纬 $22^{\circ}45'$ ，东起东经 $105^{\circ}44'$ ，西止东经 $107^{\circ}20'$ 。两岸楼房，栉比鳞次，拥有近三万人口，昔为龙州专区所在地，为左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二、历史沿革

龙州是一个有一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城镇。据典籍记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于龙编县置龙州，属交州都督府（按广西通志龙州唐为羁縻州）。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为省龙州，以龙编县属安南都护府。五代入南地，但无考据。宋为羁縻州，属邕州永宁郡。北宋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赵鼎随狄青“征蛮”有功，世袭斯土。元大德中升龙州万户府，属太平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为龙州，九年（公元1376年）直隶布政司，后隶太平府。清初承袭明制。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析为上龙、下龙二司，隶太平府。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废下龙司移太平府通判驻剖。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复制龙州（即下龙司地），仍隶太平府。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升龙州府，以凭祥、上龙、下冻属之；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改龙州县，属

镇南道。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为龙州县；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改为龙津县；1951年与上金县合并，易名丽江县，1953年，又改为龙津县，1962年夏，复为镇南道，称为龙州县，以迄于今。

由于龙州与越南接壤，国界线全长184公里，县城规划距越边国界线为13公里，昔为国际交通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历史上曾是兵家必争之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天津条约》签订，把龙州辟为通商口岸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相继入侵，法国驻龙州领事馆、美孚洋行、亚细亚洋行、海关、天主教堂、福音堂先后设立，龙州沦为半殖民地。1930年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龙州起义成功，创建中国红八军，在左江一带布下了革命的火种。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因沿海被敌封锁，龙州成为进出越南的物资运输孔道，故被日机轮番轰炸，三次沦陷，人民备受灾难，不堪其苦。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坚持反共独裁，左江游击支队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解放战争，配合大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龙州，赢得全国解放。

龙州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清末年间，崇尚科举，文武童生分别在贡官（即今人民医院）、武庙（即今印刷厂），开科取士；废科举、兴学堂以后，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夏（癸巳六月），龙州知州后晋升太平思顺道蔡希邠创建同风书院（即今龙高前身），作为边区一府、一厅、一州及汉土三十一属生童肄业之所，而归于大同之义；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改为实业学堂，嗣改为广西官立第二中等农业学校蚕业本科。未几，改为镇南中学校，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改为广西省立第七初级中学校，民国二